

愛的觀看：從梅洛龐蒂的 晚期思想反省精神分析之愛

羅浩瑜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E-mail: lohoward1999@gmail.com

摘要

本文的主旨乃是鎖定愛情關係這一主題，希望能夠以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的晚期思想來反省拉岡 (Jacques-Marie-Émile Lacan) 學派為主的精神分析預設。本文將會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份會藉由精神分析師姆拉登·杜拉爾 (Mladen Dolar) 的一篇文章 "At First Sight" 作為起始點，理解杜拉爾如何藉由精神分析概念去分析情愛關係中「一見鍾情」的結構。在這篇文章中，杜拉爾引用了許多拉岡的精神分析概念。因此本文不只會反省這篇文章對於愛的詮釋，更會溯源至拉岡的一手文本及二手詮釋進行考察。尤其是拉岡早期對於鏡像理論的描述與預設，很大程度上為杜拉爾的此篇文章提供了穩固的論證基礎。因此筆者將會深入探討拉岡的鏡像理論，並從其中的鏡像「觀看」切入，分析拉岡從「觀看」與「鏡像階段」推論到「想像的關係」和「慾望關係」的證成結構中具有什麼樣的預設與特色。分析完杜拉爾和拉岡的理論後，本文的第二部分將會對上述的理論進行質疑與批評，論述精神分析對於愛的詮釋具有哪些不足與可疑。而筆者將會引用梅洛龐蒂晚期「肉身 (la chair) 的觀看」，與拉岡的鏡像「觀看」相互對照，進而去論證兩者所建構的主體性論述有何差異。而本文的最終目的乃是試圖去證成梅洛龐蒂的「交互主體性」論述，相比於拉岡的「想像的關係」論述在愛情關係中具有更有強的解釋效力。最後將此結論扣回愛情關係論述中的想像 / 交互性辯證。

關鍵字：精神分析、拉岡、一見鍾情、肉身、梅洛龐蒂、觀看

愛的觀看：從梅洛龐蒂的 晚期思想反省精神分析之愛

一、杜拉爾的精神分析之愛

在“*At First Sight*”¹ 這篇文章中，杜拉爾的主要目的乃是藉由拉岡的精神分析概念，來分析「一見鍾情」的機制和愛情產生的原理，最後試圖推导出「愛情實際上是一種可被人為操作的機制」² 此一結論。³ 而在談論杜拉爾的推論之前，必須先理解為何對於精神分析來說，愛情之所以是一個重要的概念。「愛」這一概念的地位對於精神分析來說可以說是至關重要，原因在於它的運作過程中涉及到了主體與客體的交會，而精神分析所要談論與解決的主要命題，就在於因主體與客體之間的情結所導致的病徵與現象。這些情結衍伸為我們日常用語之中所廣泛稱呼的「愛」。且愛情關係的弔詭地方就在於，此一關係聯繫了偶然的外在與最親密的內在兩者之間的關係。而杜拉爾也認為此一關係的弔詭性就是拉岡所自創之新詞彙：「外密性」(extimacy) 所蘊涵的意義。⁴ 也就是說，主體們能夠跨越外在世界的偶然限制，與外於主體的他人建立極致親密愛情關係。此一現象對於精神分析來說既是弔詭的同時也是關鍵的。因此杜拉爾首先就藉由愛的命令 (injunctions of love) 此一社會要求的例子來說明愛的弔詭性。其認為愛似乎是被預先決定且自我證成的。我們被生下於某個家庭、某個國家、某個民族之中完全是取決於偶然性，然而我們卻常被教導要去愛我們的家人、愛我們的國家、甚至是愛我們的民族。我們實際上對於外部的偶然性是沒有選擇的，但我們仍必須將此一沒有選擇的偶然事物作為我們「所愛」的對象。因此杜拉爾說道：「這是人們從未做的選擇，或是已經被決定的選擇。如果有所謂的選擇，其往往是被強迫的。」⁵ 而此一愛的結構不只體現在「愛的命令」中，也體現在其他以愛為名的多樣關係之中。更甚，此一結構會不斷地改變形式，並在主體的其他愛情關係中保留其內容。因此若精神分析要對主

¹ Mladen Dolar (1996). *Gaze and Voice as Love Objects*. p.129-153.

² *Ibid.* p.142-145.

³ 在此杜拉爾試圖要推導出來的乃是「愛情的可被操作性」。循著下面論述將可以看到杜拉爾將愛情的發生與結束都歸結於某些結構性條件。因此反過來說只要能夠操控、操作這些滿足愛情發生的條件，愛情本身就會成為一種可控的人為操作機制。

⁴ *Ibid.* p.129.

⁵ *Ibid.* p.129.

體與他者客體的結構進行更精確的分析，那麼具備上述弔詭性的愛情關係就是不容忽視的問題。而杜拉爾撰寫本文的目的，就是試圖利用這一愛的弔詭性去分析愛情結構中的「一見鍾情」特性。

根據杜拉爾的分析與闡釋，其表明了愛情的發生是建立在兩種機制和一個互動條件。愛情發生的第一個機制，被其稱為「事後的邏輯」(post festum)。此機制的觸發需要「眼神接觸」這一互動條件。當我們去回顧歷史上古今中外的文化作品，舉凡史詩、歌劇、小說，甚至到當代持續發展的電影，「一見鍾情」的神話似乎永遠是一個熱門且蘊含某種套路的敘事主題。而我們亦可以發現，故事中的男女主角儘管在彼此接觸之前仍是素昧平生的青澀少男少女，但只要他們的眼神初次相遇，所有的過往瞬間都會被某種意義填滿充實。然而為何眼神接觸是我們落入情網的發生條件呢？杜拉爾認為其決定性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具有「事後」建構自身歷史的能力。也就是說，當我們「決定愛上」一個人的時候，其實就已經為主體自己創造了愛情的原因。一個年輕的小夥子與命中注定的那位真命天女眼神相會，並在這一瞬間墜入愛河。而也是在這個瞬間，所有過去的點點滴滴都會在這個小夥子的腦袋內湧現，並被這一相遇的偶然性賦予了意義。深陷愛情漩渦中的人們會得到某一種體悟，領悟到似乎自己原來是為了這一刻才度過悲慘的童年，或自己或許就是為了這一刻才笨拙地活到今日。一切的過去時刻都是為了引導主體指向現在這個時刻，過去一切的意義都在這一刻才被顯現與被明瞭。這種關於「the first sight」的神話以一種重複且差異的內容不斷出現，然而形式卻大致相同。不論是男女主角初始以一種互相厭惡的方式相遇（如同《傲慢與偏見》中描述的故事）、或是認識許久的青梅竹馬之間突然迸發出的某種青澀愛戀、甚至是無以回報的單相思情感……這些墜入愛河的瞬間都會將過往所有好的、壞的一切時刻、記憶與事件進行主體自身的再意義化。也是因為這樣，作者認為愛情在本質上顯現了某種準機制的重複 (quasi-mechanic repetition) 現象。正是這種偶然的相遇造就了奇蹟似的結果，偶然的瞬間將會作為一個根本性的時刻而獲得強大的力量去改造主體。主體則會將這些偶然性的瞬間誤認為他們自身的某種本質，這種本質成為了主體無法匹敵且無法抵抗的「命運」本身。⁶ 而如此被稱為奇蹟般的「命運」也將會在不同主體的生命史當中不斷地發生且不斷地重複。

而建構「事後的邏輯」機制的的原因，杜拉爾認為乃是源起於拉岡「鏡像階段」的第二個機制。為何杜拉爾在論述墜入愛河的時刻必須強調「眼神接觸」

⁶ Ibid. p.132.

此一互動條件呢？原因正是「凝視」(gaze) 不論對於拉岡的精神分析或是主體的形構來說都是一個重要的起點。精神分析認為凝視與納希瑟斯式自戀具有高度的相關性與起源性，而納希瑟斯式的自戀性特徵對於杜拉爾來說其實就是愛情關係中的自戀性本質 (narcissistic nature of love)。⁷ 因此，杜拉爾認為一見鍾情的凝視交換正是從「認出」鏡中自己的影像所開始的。而這種「認出」所引發的納希瑟斯式自戀，正是主體墜入愛河的原因，也是影響主體日後愛情關係的重要因素。當我們在凝視鏡中的分身影像 (the double) 時，所展現的是主體——客體的雙重意義。也就是說，鏡中的影像對於主體而言，同時既是主體自己，卻同時也是作為客體的他者。⁸ 這種既親近又陌異的感受使主體對鏡中的影像感到某種程度的迷戀。因此杜拉爾才會如此闡述：「鏡像階段所蘊含的，正是想像和真實的分裂，人們只能在失去 (loss) 的條件下獲得『想像的真實』(imaginary reality) 關係。」⁹ 杜拉爾這句話所要說明的正是拉岡所描述的原初主體型塑過程。我們在第一次看見鏡子且與鏡中自我互動的瞬間，我們就已然「失去了」在還沒有見過鏡子前的那個（真實的）狀態。也是在這一個瞬間，我們對於自我身體的觀看、對於自我與他人客體互動的關係就於此時此刻被鏡子建構出來了。至此以後，這樣的觀點與互動將會持續且不斷地影響著我們日後所有與他人的互動關係乃至於愛情關係。且此一機制也是「眼神接觸」及「事後的邏輯」兩者得以產生愛情感覺的原因。正因為所有主體都經歷過鏡像階段的失去所導致的分裂，因此我們總是在尋找如同鏡像分身般的「想像的客體」。這個原初分裂說明了「自戀主體」的意涵：主體所愛的，或是所欲望的對象，其實並不是日後出現在主體眼前的那位女孩或男孩、也不是其他的主體或客體。主體所愛的始終是主體自我鏡像分身的類似者。因為只有主體的自我鏡像分身最接近主體原初失去的真實（儘管這樣的真實仍是想像的）。也因此藉由上述兩種機制和一個互動條件的論述，杜拉爾得以推論出「愛情是可被操控的機制」此一結論。因為任何人都可以成為主體的想像客體（鏡像分身），佔據這一機制結構內部的客體位置。但任何人都都無法真正地成為主體慾望的客體，無法真正幫助主體找回「失去」的部分。因此「失去的不可能獲得」使得愛情成為了得以不斷地被複製、不斷地被重複、不斷地創造自身歷史、但同時也不斷地被捨棄的關係。

⁷ Ibid. p.135.

⁸ Ibid. p.136.

⁹ Ibid. p.138.

二、拉岡的鏡像階段與慾望

分析完杜拉爾的精神分析之愛後，我們可以發現杜拉爾的第二個機制「鏡像階段」與「凝視」此一互動條件乃是引用於拉岡的精神分析理論。因此回到拉岡的理論整理對於接下來的分析來說更是不可或缺的。拉岡在其早期文章“The Mirror Stage as Formative of the I Function”¹⁰ 中揭示了嬰兒在進入社會的象徵結構之前，就開始會與鏡中自我互動的現象。他闡述了一個關於鏡子的比較心理學實驗。該實驗證明了人類嬰兒的工具性智力其實與同階段的猩猩相比而言是相對較低的。猩猩幼兒此時就能夠透過訓練而在某些智力程度上超越人類嬰兒。然而有趣的是，兩者在某一件事情上有著明顯的差異：這時期的嬰兒已經能夠從鏡子中認出自我，並與鏡中的影像進行互動。不同於同時期的黑猩猩幼兒，此時的人類嬰兒在這時候更喜歡與鏡中的影像互相遊玩，而此時同歲數的黑猩猩幼兒則更傾向去學習各種自然工具的使用方式等有用的技能。¹¹ 因此拉岡援引此實驗的結果並進行推論。其認為在嬰兒主體的內在心理有一個先於社會決定力量的動力。這樣的動力乃是源自於主體具有某種假設外在於我們的影像 (*imago*) 存在的能力。而主體的這一能力解釋了為何嬰兒主體會傾向與鮮活的鏡中影像互動。而拉岡進一步闡釋，此一活動其實就是嬰兒主體在建構自我形塑的重要過程。主體會藉助鏡中的影像自我 (*specular I*) 來構造最初的理想自我 (*ideal-I*)，而後在主體成長的時間歷程中成為最終的社會我 (*Social I*)。¹² 這樣的過程是永無止境的追尋。主體首先會發現現實中的我與鏡中的我之間的不協調、不一致，而此一不協調將成為追尋自我形象的起點。因此現實我與鏡中我的關係成為了主體自身與自身互動的「想像關係」。主體會帶著這樣的想像關係不斷地成長、不斷地自我異化，最終朝著理想自我的型態邁進。¹³

綜上所述，對拉岡來說，與鏡像的互動是嬰兒在形成語言之前的重要階段，也是主體構成為主體的原初事件。主體透過面對鏡中的「自我類似者」，以及與其互動的方式，深刻影響主體日後逐漸形成的話語結構。儘管我們總是「看

¹⁰ Jacques-Marie-Émile Lacan (2007). *ÉCRITS The FIRST Complete Edition in English*. p.75-81.

¹¹ *Ibid.*, p. 75.

¹² *Ibid.*, p. 79.

¹³ *Ibid.*, p. 78. 原段落 “This development is experienced as a **temporal dialectic** that decisively projects the individual's formation into history: the mirror stage is a drama whose internal pressure pushes precipitously from insufficiency to anticipation—and, for the subject caught up in the lure of **spatial identification**, turns out fantasies that proceed from a fragmented image of the body to what I will call an "orthopedic" form of its totality—and to the finally donned armor of an alienating identity that will mark his entire mental development with its rigid structure. Thus, the shattering of the *Innenwelt* to *Umwelt* circle gives rise to an inexhaustible squaring of the ego's audits.”

似」對著外在於我們的其他人（他者）對話，但在這一話語結構中的他者或他人卻總是被原初的想像關係所中介並阻隔。因為我們總是將自我與影像自我的關係套用在自我與任意他者的關係之上。沈志中於是對此如此詮釋道：「當主體對著別人說話時，總是如同自己在與自己的影像自我對話。我們與他人對話時，其實總是反轉地接受到自己的訊息。」¹⁴ 此一詮釋揭露了鏡像階段的前語言互動對於話語結構的重要影響。職是之故，鏡像階段不只形塑了主體的語言能力與知覺能力，對於拉岡來說，主體自我 (ego) 的起源與建構本身就是鏡像階段的產物與延伸。其中主體的構成則必然包括鏡像關係中的「想像的關係」。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杜拉爾會將鏡像階段看作愛情形成的重要機制與原因。因為杜拉爾與拉岡皆認為，任何自我形構的起源都源自於關係的建立，而關係的首次建立源起於鏡像階段，源起於自我與鏡中他者的想像關係。因此想當然爾，愛情關係自然無法脫離此一原初事件的影響，更甚，所有主體與他人的關係本身就是想像關係的延伸。就如同沈志中引用拉岡所作的小結道：「正如拉岡所說，主體對自我的認識本身就是某種妄想性知識。『人的自我，就是他者』。」¹⁵ 這也呼應了拉岡在另一篇文章 “Logical Time and the Assertion of Anticipated Certainty”¹⁶ 中，藉由思想實驗闡述存在於主體本身的「誤認」結構。任何主體或客體的任何動作，都有可能影響到另一主體的判斷、甚至會因此推翻後者先前所下的邏輯判斷。主體們無時無刻皆藉著他者的動作與語言，產生了自我臆測或是自我推論，且對這樣的臆測或推論深信不疑，最終構成主體被自我所說服的「誤認」結構。也就是說，主體總是藉由「想像的關係」建立自我與他者的妄想性知識。無論如何，主體本身的內在形構和主體與他者的外在關係密不可分，再次呼應了拉岡所謂的「外密性」特質。而此一關係在嬰兒進入象徵層次的語言體系之前，就已經以鏡像階段中的「想像的關係」先行存在著。而主體的慾望與行動只能以某種不斷重複的方式重新去演繹原初的鏡像關係。因此我們可以總結，對於拉岡來說，所有的主體間關係，包括愛情關係都是鏡像「想像關係」的重複性結構。

然而為什麼主體會不斷地重複鏡像關係中的想像關係呢？是什麼驅使嬰兒去找尋原初的失去？崔西·麥克諾提 (Tracy McNulty) 認為拉岡區分了愛與慾望兩者，將愛視為關乎於維持自我想像一致性的誘惑策略；而將慾望視為與自我理想 (ego-ideals) 的失落和遭遇閹割 (castration) 所引發的焦慮有關。¹⁷

¹⁴ 沈志中 (2019)。《永夜微光—拉岡與未竟之精神分析革命》，頁 20。

¹⁵ 同上，頁 23。

¹⁶ Jacques-Marie-Émile Lacan (2007). *ÉCRITS The FIRST Complete Edition in English*. P.161-175.

¹⁷ Tracy McNulty (2014). *Wrestling with Angel: Experiments in Symbolic Life*. P.92.

在拉岡的精神分析術語中，閹割所代表的意義正是鏡像階段後的下一個階段所發生的結構性產物。主體在鏡像階段時仍無法進入語言體系，但當主體進入人類的語言結構中，首次被父親「禁止」時，禁令與閹割便成為另一個影響主體的重要關鍵。與尚無語言介入時的鏡像階段的「想像」關係相對，拉岡將語言的結構性影響稱為「象徵」秩序的介入。麥克諾提認為慾望是在象徵的語言結構進入之後所產生的另一種追尋狀態。然而若我們回憶第一小節杜拉爾對拉岡的鏡像階段描述，可以發現杜拉爾認為人們在第一次見到鏡子時就已經產生了想像和真實的分裂，那時候的主體就已經失去了某種東西，並不斷地在日後與他人的互動中尋找那個失去之物。因此不論是麥克諾提或是杜拉爾，其實都提及了某種追尋失落的自我動力，而此一動力其實就是「慾望」的動力。不論是起因於鏡像階段的失去，或是日後基於象徵介入的閹割焦慮，背後推動主體們不斷地去找尋他人建立關係，去建構「愛」之連結的動力就是慾望本身，愛與慾望兩者概念在精神分析之中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關係。如同沈志中所說：「人之所以會主動去愛，是因為作為一個慾望客體，他有所欠缺，卻他並不知道自己欠缺什麼。因而愛情本身就是意符的替代效益。」¹⁸ 因此正是為了尋找自己也不知曉的欠缺之物，主體才會一次又一次地進入愛情關係之中，而後又因無法尋獲而離開。

三、對精神分析之愛的反省

在分析完杜拉爾和拉岡的理論之後，我們首先可以就邏輯的面向去評判杜拉爾對於愛情的分析。首先，杜拉爾似乎將「一見鍾情」與「愛情」兩者的概念進行了概念偷渡，認為一見鍾情的凝視結構一旦被觸發，愛情關係就已然形成。然而筆者認為這兩種概念仍有層次上的差異。儘管杜拉爾解釋了一見鍾情的可能心理狀態，但由於一見鍾情和愛情在概念上仍有差異，因此並無法順利推導出杜拉爾的結論。筆者認為杜拉爾的錯誤在於，其忽視了愛情關係的可變性、可塑性和時間性，將「一見鍾情」的情感狀態滑坡至普遍「愛情」的概念之下，忽視了兩者層次上的差異性所在。儘管我們接受精神分析的預設，承認一見鍾情的瞬間具有某種精神分析式的假想心理結構，我們也不會因此認為愛情關係就只停留在此一相視的瞬間。如此一來杜拉爾只能解釋愛情發生的源起性原因，並不能真正推導出「愛情是一種可操作機制」的普遍性結論。似乎對於杜拉爾來說，主體在墜入愛河之後，必然會發現與自己同樣墜入愛河的另一

¹⁸ 沈志中 (2019)。《永夜微光—拉岡與未竟之精神分析革命》，頁 155。

主體 / 客體只是自我影像的冒牌貨，因而回到現實，並繼續找尋另一個與自我影像相像的另一主體 / 客體。然而將此一現象的描述作為愛情的表述似乎太過武斷且太過狹隘。杜拉爾所描述的爱情只存在於一見鍾情的瞬間與下一個一見鍾情的瞬間。而在這兩者瞬間點之間的愛情關係，不只被杜拉爾簡化，甚至可以說被杜拉爾殺死了。¹⁹

再者，杜拉爾對於爱情的分析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於對於「鏡像階段」的詮釋。而我們也在上一節的論述中初步地釐清了拉岡的預設與建構。而筆者在此嘗試提出下列質疑：拉岡的鏡像階段顯然地是由「觀看」鏡子這一原初行為所構成的。而這樣的觀看方式會一直影響到主體死亡的那天。也就是說，拉岡認為主體終其一生都無法藉由「觀看」本身達到真實。我們至多只能窺見想像的真實，但其仍舊不是真實。而正因為真實的不可見與不可獲得使得我們不斷地嘗試去從外在關係找到自己的內部真實，驅使主體的慾望動力。這一理論的轉向將所有主體與他人的關係徹底的「慾望化」。彷彿我們只能藉由此一慾望動力去認識他人與客體，透過對於自身永遠無法釐清的深層追尋去建構與他人的連結。如此一來，可以說主體真正被自己所捉摸不住的失落給困住了。當主體在觀看著外在世界、與他人互動時，其實是面向著主體自身所失去的慾望空洞。

極端地說，在慾望的介入下，我們還能藉由知覺或觀看本身得到對任何事物、任何他人的任何理解嗎？拉岡的鏡像階段將「知覺」與「觀看」鎖進了主體自身的想像之內，若將此一說法推論到極致，將可能與極端的唯心主義，甚至是極端的獨我論形成類似的表述。至此我們是否可以因此推論出：「所有的愛情關係皆只是主體心靈內部的想像性構想」此一具有爭議性的結論呢？沈志中如此描述：「在愛情中，人對於愛戀客體的選擇必然以原初滿足經驗的提供者為模型（依戀型客體選擇），或以自身為模型（自戀型客體選擇）。」²⁰ 可以見得，拉岡認為愛情關係得以建立的前提就是原初的慾望關係。這也充分地解釋了為何杜拉爾可以藉由一見鍾情的凝視推導至主體的納希瑟斯式自戀。因

¹⁹ 在匿名的審查意見中，有位老師提到是否具有「像詩人或小說家說那樣，對於在春天的巷子裡擦身而過的陌生人，眼神交接，突然間產生了一見鍾情的感覺，然後就擦身而過了。」這一愛情現象的可能性。若我們仔細去分析此一詩人或小說家的情境，當然可以說如此擦身而過的火花與讚頌就如同杜拉爾分析的一樣，成就了某種愛情的可能性。而本文的目的並非是要全盤否認杜拉爾的一見鍾情結構，或是這種詩意愛情的可能發生條件，而是要進一步去論述此種論述不完全如杜拉爾所言，就是愛情關係的全貌。我們當然也可以設想這位詩人在日後尋獲這位巷子裡的陌生人並互相結識，而後產生幻想破滅並開始寫出咒罵愛情等文章，或是儘管與這位佳人相處不順走得跌跌撞撞，卻互相糾纏難分難捨等其他種種可能故事。然而這些日後的愛情所發生的時間都是在「一見鍾情」的瞬間之後。也正是在杜拉爾的分析中所被簡化的部分。

²⁰ 沈志中 (2019)。《永夜微光—拉岡與未竟之精神分析革命》，頁 154。

為主體在拉岡的定義上就是一個慾望與被欲望的主體。然而倘若我們接受此一定義，那麼所有的知覺關係與話語關係都會成為原初鏡像的想像關係的變形與延伸。且此一變形並沒有改變、且不可能改變原初想像關係的結構。愛情關係也將會如同杜拉爾所言，成為一見鍾情的瞬間與下一個一見鍾情的瞬間。然而這樣的推論也將會消滅溝通與交流的可能性。所有的話語與感官知覺在進入主體之前都會被主體「轉譯」為主體自身的話語與主體自身的感知。因此，除非我們接受精神分析對於主體的這般預設，否則我們就必須提出另外一種知覺與話語的交流結構來與此抗衡。若我們能夠提出另一種知覺與話語的典範，我們就能夠回頭檢視精神分析的預設對於關係的解釋仍是否恰當。因此接下來我將引用梅洛龐蒂的晚期對於「觀看」的詮釋來進行另一思想可能的闡釋，重建現象學式的關係論述。

四、梅洛龐蒂的肉身與觀看

如同精神分析一般，梅洛龐蒂在晚期所處理的也是主客關係的命題。然而不同的是，精神分析預設了主體終其一生將會被慾望關係所驅動，並受到想像關係與象徵結構情結的中介。而精神分析要處理的就是從這些關係中所衍伸出的當代主體病徵。梅洛龐蒂雖也注重關係本身，卻是以另一種現象學視野去理解、甚至試圖去消解主客對立。梅洛龐蒂在其遺稿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²¹ 中重新解釋了知覺和世界的關係。其認為知覺並非只是單一的、不可在主體間交流的感覺予料，而是能夠躍出主體與客體邊界，達到某種「交互主體性」的交流性知覺。其認為當我們在知覺世界的時候，並非作為一個超越主體進行純粹的觀看。超越主體式的純粹觀看就如同透視法一樣，是站在一個上帝的視角進行全方位的觀看。相反地，當我們在經驗世界、對世界進行提問時，其實就已經先身處在世界之中。就如同其認為哲學問題的提問不應該首先建立在本質性的假設上，而後才推導出經驗的世界。而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中就已然包含世界本質中的可能假設，我們才得以建構出對於世界的表述。所以我們必須先具有對於世界的知覺經驗，哲學提問才能以此作為基礎來提出並討論。任何人都沒有權力賦予本質性假設一種必然性的意義。²² 因此在我們開始進行一切思考、進入梅洛龐蒂的脈絡之前，必須先理解在梅洛龐蒂的思想中，知覺經驗之於身為觀察者的我們所具有的優先性地位，以及進行此一知覺的「主體」

²¹ Maurice Merleau-Ponty (1968).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²² Ibid. P.109.

如何藉由「肉身」去達到越出主體、並達到類似於「交互主體」的關係可能性。

若我們循著梅洛龐蒂的脈絡，可以發現其試圖從正反面身體的交互關係論述出發，找到使身體本身得以可見、得以被知覺的重要因素：

在身體正面和反面的凝聚 (cohesion) 及自我接觸的過程中，自我接觸會使得自我的身體得以**分化並統合**。在這之中的現象身體 (phenomenal body) 和客體身體 (objective body) 兩者會互相纏繞、互相侵越 (encroachment; empiétement)。²³

梅洛龐蒂認為在一體兩面的身體中，身體同時作為知覺者（主體）與被知覺者（客體），知覺會透過所謂「侵越」的方式，使得正面和反面的身體知覺得以互相統合，卻又各自保有各自的獨立知覺。且這樣的「侵越」過程正是「可見性」成立的關鍵。然而究竟什麼是「可見性」，什麼又是「侵越」呢？「可見性」即是事物得以藉由知覺而能夠可見的性質。而「侵越」則是相異的知覺互相侵襲、互相交纏、搭接的過程。若要理解「交互主體性」如何超越主體與客體的框架，就必須先從「可見性」此一概念上著手闡釋。藉由上面的引文，我們可以先將「可見性」和「侵越」兩個概念大體分類為兩個面向以方便討論，分別是：使事物「能夠可見」的可見性和使事物「如何可見」的侵越過程這兩大面向。在「能夠可見」的可見性部分中，梅洛龐蒂認為可見性首先必須從這種正面身體與反面身體的分化和統合中被發現；而從「如何可見」的面向來看，其認為正面身體和反面身體之間的不一致到一致、分化到統合的侵越過程正是可見性得以實現的過程。也就是說，乃是先有主體身體的正反面知覺侵越、正反面知覺交織，建構「如何可見」的「侵越」條件，才使得主體的身體自身具備「能夠可見」的「可見性」。而這樣的「可見性」首先正是從自我的兩面身體中出發，逐漸擴展為知覺與知覺之間的交互關係。然而若可見性只存在於自我的兩面身體之中，那麼自我和世界、以及自我和他人的界線仍然無法被跨越。梅洛龐蒂正是要突破自我身體的侷限，才逐漸將「能夠可見」的**主體**「身體」，發展成「能夠可見」的**主體間**「肉身」概念。因為若要突破主客關係，達到主體間的交互主體性，就必須將實現「如何可見」的侵越方法過渡到人與人、人與世界間的「肉身」關係之中。因此，「如何可見」的侵越機制的運作就顯得相當重要。自我身體的兩面知覺關係，與自我和世界、自我和他人之間的知覺關係有什麼差異和相同呢？又要如何從前者過渡到後面兩者呢？接下來我將

²³ Ibid, P.117.

試著依循梅洛龐蒂的脈絡回答這些「如何可見」的侵越問題。

承續上段，梅洛龐蒂在論述身體的兩面性時，提示了不同知覺得以互相統合之可能性，被其稱為「侵越」。而正面身體和反面身體的意義不只是實質意義上身體的正面知覺與反面知覺，更具備另一層意義，也就是身體作為主體的「現象身體」與身體作為對象的「客體身體」的兩面性。簡單地說，「我們的身體既同時作為接觸、知覺萬物之知覺者，也同時作為眾多萬物之中的一個事物，一個被接觸與被知覺者。而我們的身體藉將這兩種屬性凝聚在一起、藉將『主體』與『客體』進行雙重歸屬，揭露了兩者之間的特殊關係。」²⁴ 梅洛龐蒂認為這樣的關係並非偶然，而這種關係也正是存在於我們另一種知覺中的特殊關係——觸與被觸的關係。侵越活動正是在這樣的關係之中被顯現。知覺之所以可以實現侵越的可見性，乃是因為我們的知覺具有時間上的同時性或是後時性，而不是在先性。我們必然隨著時間的推進，在知覺的過程逐漸覆蓋已然知覺之部分。我們的知覺並非如同柏格森 (Bergson) 所描述，像相機底片一般，瞬間將完整的一切知覺影像投射於腦中，將對於過往的回憶和知覺進行融合或重合 (coincidence)；相反地，我們的知覺更接近於一種部分重合的搭接 (overlapping; recouvrement) 或侵越。²⁵ 這種搭接或侵越的知覺過程必須具有時間性，就如同我們觀察任一物體時，是藉著身體或是眼球的運動來周詳物體的各個側面。如此一來我對於物體的感知是不斷往前推進的視角的沉澱，是跟隨著時間的推進而形成的知覺的綜合。綜上所述，梅洛龐蒂藉由在肉身可見性之上補述知覺過程的時間性意義，使得身體的兩面性得以進行整合。因為我們知覺的特性是連續且活動的，因此知覺在時間流上的沉澱、綜合得以使原本分疏、分化的身體兩面性互相交會、統合。這也正是搭接和侵越的本身意義，是肉身可見性「如何可見」的運作過程。

現在我們已然理解知覺過程的時間性歷程，要更進一步將這樣的歷程過渡到身體和世界的接觸之中，也就是上段所提及到的觸與被觸的空間性關係。梅洛龐蒂將我們的視覺比擬為觸覺，認為知覺的過程必然包含著如同肌膚般的接觸。然而為什麼要強調這層接觸與被接觸的關係呢？讓我們回到他對於柏格森的批評尋找答案。在上段中我們釐清了柏格森所描述的重合和搭接（侵越）兩者的差異，而這樣的差異是建立在人類知覺的時間性歷程上。然而若我們將空間性的意義也帶入其中，會發現梅洛龐蒂反對的不只是時間上的重合（回憶），也反對空間上的重合。因為能夠被我們知覺的事物已經不是赤裸裸的事物本身，

²⁴ Ibid, P.137.

²⁵ Ibid, P.122-123.

而是具備可見性的事物。而事物之所以具備可見性，並不是因為我們完全的貼合於事物本身。而是因為我們與事物之間總是相隔著一種奇怪的距離。²⁶ 因為有這一相間隔的「距離」存在，才使得重合不可能。也就是說，梅洛龐蒂在這邊想要說明的是，正是因為我們都是帶著具有「距離」的肉身進行觀看，我們才得以「看見」或是「知覺」到其他事物。而這樣的距離若體現在我與事物的關係之中時，可以比擬為肌膚般的觸覺關係。肌膚般的觸覺經驗並不是重合的知覺經驗，而是接觸者與被接觸著的雙重關係、「主體」與「客體」的雙重關係。若我身為觸者的主體，隔著一層肌膚的薄膜，理應無法和被我觸碰的客體有相同的知覺，理應我們彼此異質的知覺是無法融合且重合的，你是你，我是我。然而若我們回到前段梅洛龐蒂的提示，可以發現知覺的過渡、綜合過程本身就不是一種重合的過程，而是以搭接或侵越的形式進行。因此，若我們自身的身體都能夠藉由知覺的搭接或侵越，而將各種異質的知覺進行沉澱，那為何我與他人、我與世界的知覺——另一種觸與被觸的知覺，就無法進行搭接或侵越呢？相反地，正是因為觸者與被接觸著隔著一層薄膜的距離，知覺的搭接與侵越才得以可能。因為被我觀看的世界並非「在」我身體之內，我的身體同樣地也並非「在」世界當中。兩者並非包圍與被包圍的關係，而是肉身**服貼**在肉身上的關係。²⁷ 我跟他人、跟世界就是不斷藉由這層具有距離的薄膜，持續進行如同肌膚般的知覺關係。就如同我的左手觸摸我的右手時的觸覺與服貼的感受。我的身體（右手）是作為可見的事物，乃是被包含在整個景色當中的；但我正在觀看的身體（左手）服貼著這個可見的身體（右手）之時，兩者之間將會產生知覺的互相交織（intertwining）。²⁸ 梅洛龐蒂透過這層具有距離、透過薄膜而進行般的知覺關係，逐步推展到我與世界、以及我與他人的知覺**交織**。至此，我們已經將梅洛龐蒂的肉身問題和其特徵與性質進行足夠的描述和整理。並在「能夠可見」要點上歸納出肉身乃是可見性的論述過程；以及在「如何可見」的要點上整理出搭接和侵越的可能性條件。綜合這兩個面向的討論，知覺的搭接和侵越機制才得以被完整闡明。而「觀看」本身所具備的時間性與空間性也產生了視角之沉澱、知覺之綜合的作用。至此，藉由知覺所產生的交互主體的形式也才真正被確立。

五、從鏡像觀看到愛的觀看：現象學式的愛情重建

²⁶ Ibid, P.124.

²⁷ Ibid, P.138.

²⁸ Ibid, P.138.

梅洛龐蒂在其晚期的文章“Eye and Mind”²⁹ 和“The Child’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³⁰ 中，也談到了鏡像的觀看作用對於孩童的影響，並且其對於拉岡的鏡像階段描述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解。³¹ 然而梅洛龐蒂對於鏡像的詮釋卻與拉岡稍有不同。梅洛龐蒂認為鏡中所呈現的並非只有「自我類似者」的影像本身。我們除了能夠在鏡子中看見自己可見的影像外，更會被這樣的影像引導去不可見的某種東西。對拉岡來說，這一不可見的東西就是主體已然失去之物，是內在慾望的驅力，是不可能透視的真實；然而對梅洛龐蒂來說，這些鏡中的反身性影像，都指向、暗示著一個存在的意義，也就是「我」的存在。就是在這一點上梅洛龐蒂建構出了一個不同於拉岡的現象學視角。或許正如拉岡所說，我們無法掌握主體身體內部「真實的我」究竟為何物。然而儘管我的身體內部是不可見的，但我們能夠藉由梅洛龐蒂所闡釋的「肉身」延展，賦予我們「看見」的條件，並藉由不斷地觀看與知覺擴充對「我」本身的意義理解。³² 就如同上述在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中提到的，視覺可以比擬為一種觸覺，是在肌膚與肌膚的撫觸之間形成了某種知覺的交織。此種交織並非等於觸與被觸的兩種知覺互相融合，而是兩種具有差異性的知覺在同一個方向上產生又分又合的搭接關係，也就是既互為差異，卻又彼此緊密相連的關係。

此一差異的的搭接不正好填補了杜拉爾所避而不談的愛情性質嗎？從一見鍾情的瞬間到下一個一見鍾情的瞬間，時間與空間仍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流逝，我們不就是在這樣的時空之中逐漸熟識與我們建立連結的他人嗎？不論這樣的連結是否屬於愛情關係的形式。且若我們從梅洛龐蒂的知覺關係，而不是慾望關係重新去理解鏡像關係時，亦可以發現其中知覺的搭接經驗與拉岡對於鏡像階段的詮釋是互補的。對於拉岡來說，鏡像階段關係似乎永遠就是不具差異的結構。主體至死亡之前的任何關係都可以回溯到鏡像關係的延伸。此一同一的結構似乎可以無限制地複製到任何關係之中。反之，若我們將梅洛龐蒂的知覺經驗套用於情愛關係中，就可以得出另一結論：現象學式的情愛關係並不只是源自於主體原初的慾望關係和想像的關係。梅洛龐蒂認為知覺儘管是多樣且差異的，卻能夠藉由知覺彼此的貼合、時間與空間的條件實現搭接與侵越、建立某種交織交錯的交互主體性。也就是說，現象學式的愛情關係是隨著具有搭接的時間性進而不斷往前、且不斷變化的。而不是如同杜拉爾所宣稱的：困在自我想像的真實關係中。因此，若我們將梅洛龐蒂的思想帶入，似乎就能在某

²⁹ Maurice Merleau-Ponty (1964). *The Primacy of perception*. P.159-190. (此篇章具有獨立中譯本。參照 Maurice Merleau-Ponty (2007).《眼與心》，龔卓軍譯。)

³⁰ Ibid. p.96-155.

³¹ Ibid. P.135-141.

³² Ibid. p.168-169. (中譯本參照頁 92-93。)

種程度上修正杜拉爾對於愛情的理解。首先，儘管我們在愛情的初始階段因為某種重複機制而落入情網，不代表我們沒有在日後的相處之中修正對於對方感覺的能力。而若杜拉爾不能否定這點，我們就可以更進一步去質疑：在一見鍾情的魔力消退之後，仍持續相處在一起的情愛關係，仍然是一種想像的關係嗎？倘若此一關係沒有消失，是否代表我們可以將杜拉爾的主張「愛情是一種可被操作的重複機制」，修正為「儘管落入愛情可能是一種可被操作的重複機制，但具備時間空間意義的愛情不僅於此」呢？

杜拉爾對於一見鍾情的描述之所以成立，正是預設了「想像的關係」會不斷地以同一的方式重複於主體的所有其他關係之中。如此單薄的關係似乎過度強調了鏡像階段對於主體的影響，甚至可以說是成為了對於主體的宰制。然而，若我們重新將拉岡的“Logical Time and the Assertion of Anticipated Certainty”此篇文章進行另一面向的詮釋，不正顯示了拉岡所謂的「誤認」本身在現象學式的時間、空間之中也包含著可被修改或修正的可能性嗎？儘管主體或許因為凝視與被凝視的時刻墜入愛情的魔幻想像，或因為凝視與被凝視的瞬間「誤認」了主體與另一他者的命運，並天真地稱呼這一命運為「獨一無二的愛情」。但世界舞台並不會因為這個魔幻時刻而迎向劇終，也不會在這個瞬間而撤銷我們在世存在的未來可能性。只要時間持續流淌、空間與距離仍在主體之間發揮作用，對於現象的知覺就可以繼續不斷地生成，愛的觀看將也不會只停留在一見鍾情的凝視當下的瞬間。如此一來，愛情關係相比於原初的想像關係，或許用更具有時間性意義的交互主體性關係來詮釋會更加完整。就如同另一位法國哲學家巴迪烏 (Alain Badiou) 所認為，愛情本身就是建立在差異之上。愛情關係會帶給主體另一種視角，在愛之中的人們就是基於此一差異的基礎上來經驗世界：

我所愛的女人正在看著相同的世界，而這一收斂正是世界的一部分。而愛恰恰在此刻的每分每秒組成一個同一的差異悖論，而後愛存在，且承諾將會繼續存在下去……她與我此刻合併為一個特殊的主體，此一愛的主體透過差異的稜鏡看見了世界的全景，因此這個世界可以被設想、被生成，而不僅僅只是再現 (represent) 那些填滿我凝視中的事物。自世界創生之初，愛就已永遠是存顯 (present) 的可能性。³³

³³ Alain Badiou with Nicolas Truong (1995). *In Praise of Love*. P-25-26.

參考文獻

- 梅洛龐蒂 Merleau-Ponty, Maurice, 2007, 《眼與心》，龔卓軍譯，台北：典藏藝術家庭。
- 沈志中，2019，《永夜微光：拉岡與未竟之精神分析革命》，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 Badiou, Alain with Truong, Nicolas 1995. *In Praise of Love*. Trans. by Peter Bush. London: Serpent's tail.
- Lacan, Jacques 2007. *Écrits: The First Complete Edition in English*. Trans. by Bruce Fink.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Merleau-Ponty, Maurice 1968.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Trans. by Alphonso Lingis. Chicag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1964). *The Primacy of perception*. Trans. by Carleton Dallery. Chicag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Dolar, Mladen 1996. At First Sight. in *Gaze and Voice as Love Objects*. Ed. And Trans. by Renata Salecl and Slavoj Žižek.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McNulty, Tracy 2014. *Wrestling with Angel: Experiments in Symbolic Lif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